

綱鑑易知錄

唐

五十四之五

イ13
537
29

1/13
537
29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四

天正十五年二月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綱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昔

成湯以罪已勃興

商書湯誥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楚

昭以善言復國

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

楚昭以善言復國

綱鑑易知錄

卷五四

唐德宗

一

昭王復國善言謂吾以志前惡及大德滅小怨是也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

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說疵垢宣暢鬱堙因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

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旬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忝貌慙也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

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砌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除陌錢稅閒架見上卷茶漆權鹽見上卷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赦下人心大悅

李希烈稱大楚皇帝

真卿趨赴火

陸贄諫置庫行宮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綱**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綱**李希烈僭號**目**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見上卷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綏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綱**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

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奸聚怨乎。今者攻
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讀。譟。怨謗也。方興。軍情稍阻。豈
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
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一庫貨賄。
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
賊必平。徐安行也。駕六龍。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
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除也。而
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易繫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也。上即命
去上聲。其榜。綱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綱蕭

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
宮掖掖。宮旁舍。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胃。志。臣敢不竭力。儻使
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
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
之也。綱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綱李晟還軍東
渭橋。目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

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今陝西

安府咸陽縣西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

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見上卷上從之。綱加李懷

光太尉。賜鐵券。目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

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皮將也趙光銑先

等為洋今陝西漢中府洋縣利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劍今保寧府劍州三州

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促

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見上卷之策也。

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見上卷

賜李懷光鐵券

此漢祖遊雲夢之策

石演芬義士

德宗奔梁州

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

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

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見上卷

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

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

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

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

心矣。懷光使左右切內塊也食之。皆曰。義士也。以

刀斷短其喉而去。綱李懷光反。帝奔梁州。目上以懷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四 唐德宗

光附賊將幸梁州

今陝西漢中府
即山南道治

山南節度使嚴震

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

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勳奉表上語之。故勛

詣梁州。取震符名用誠。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遣其將

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

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

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

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

即終南山。在西安
府城南。一名南山。

三子知義

連互藍田咸寧長

邀車駕至盤屋

見二八卷
十六略谷

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

帥眾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

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遂昌尹氏曰。涇卒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
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
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
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
略無問勞。撫慰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
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
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
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愛如響。

凡所以再致播遷者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綱加神策

見上卷六

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自李晟

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

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

隍城下池也

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

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

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

氣不衰

綱三月魏

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田悅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士

用兵數

朔

敗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

博

見上卷

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

魏州對其眾為

去聲

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

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

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於是將士皆歸緒因

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遣人說緒許

以本道節度使緒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

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

幕見四

一卷

僚曾穆

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

即幽州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
指朱滔。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
天子方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
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見綱李懷光
奔河中。目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
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
東走。至河中。今山西平楊府蒲州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
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綱車駕至梁州。目上

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
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
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
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
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觸銛纖鋒排患難。竭
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
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
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
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

軀命同於
瓜果

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贊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綱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目初奉天圍解。李楚琳見上卷遣使人貢。上不得已除鳳翔見上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

罪固大。必欲精求素行。追抉淵入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諂平去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

蓄疑推誠
效不同

陸贄諫德
宗六失

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同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句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綱夏四

李晟不顧家

月以韓遊瓌為邠寧見上卷節度使。綱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曰。晟家百口。及神策見上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去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閒。諫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去裘。楊終無叛志。綱以田緒為魏博見上節度使。綱姜公輔罷為左庶子。曰。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見上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

賈耽恭順

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贊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糾剖比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易塞封二爻王臣塞塞匪躬之故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綱**以賈耽為工部尚書。法書工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何有恭順如耽者也故特書之**目**先是耽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

李抱真會王武俊

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見上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豐移至。以澤代耽。耽內紉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改節編毛為之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綱**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綱**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法書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晉會耳尚未相信微抱真忘身徇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

賈林復說
王武俊

下。安危者非過言矣。綱目書曰。朱滔攻貝州。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李抱真會王武俊嘉抱真也。百餘日。馬寔今直隸大名府。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初朱滔攻田悅。分兵攻貝州。及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見上。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見上。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進臨常山。即恆州。見上。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即潞州。見上。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

李抱真服
王武俊

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今直隸真定府南宮縣。自臨洺。見上。卷十。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

此身已許
十兄死

韓滉獻綾

著會南宮
之效

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謂抱死矣遂連營而進綱五月韓滉遣使貢獻書常貢不書書此南上見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夾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情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見上卷又遣幕僚見上何士幹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百艘之總名以餉李晟時關中京師長安也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去聲絹裙裙本破然後易綱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夜焚營法

李晟收復
京城

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綱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將並書而以抱真先之綱六月李晟大陳兵諭以收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綱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名諸將謂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攻之潰會其腹心賊必奔亡乃牒移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弼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拆斷短之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賊不能支皆潰張光

五日內無
得通家信

于公異作
露布

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古者每戰克。知乃以版書獲捷之由。露之不封。以示布告。中上行。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見二卷十六不移。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貌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

散亡。比至涇州。

今陝西平涼府涇州。

纔百餘騎。田希鑒

涇原大將。是年

四月。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而附於泚。涇原卽平涼府。

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

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親兵北走寧州。

今陝西慶陽府寧州。刺

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

石泚墜阮中。韓旻等

斬之。詣涇州降。傳

轉去聲。驛遞。

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

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

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

瘵。病也。之民瘡痍。傷也。

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

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綱以李晟爲司徒中書

陸贄諫詔
訪內人

綱鑑易知錄

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雌綱上發梁州。

目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見上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

陸贄諫奪李楚琳

李楚琳。見上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

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

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

類權衡。今輦連上路車也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

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

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

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

俟奠枕也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

誅鉏哉。

陸贄秦漢諸儒不能及

致堂胡氏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

之事。行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

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

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

道也。使遇太宗。其效謂魏徵諡不在魏文貞下矣。註文貞

綱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見上李懷光

殺之。綱車駕還長安。目李晟謁見上於三橋。橋即三渭

一卷二六。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

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閑日

綱鑑易知錄

卷五四

唐德宗

十五

河中不必憂

李泌諫與吐蕃兩鎮

開暇之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綱**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目李泌為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刺史徵詣行在。見上。日直西省。朝野屬視。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西羌種名。在吐谷渾西南。以討朱泚。許以安西。見四九卷二四。北庭。見四九卷十三。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

顏真卿死節

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何功之有。上遂不與之。**綱**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目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初李晟收復京城。斬朱泚黨李希清等於市。忿怒遣中使至蔡州。真卿留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去。年冬陷於希烈。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綱**以李晟為鳳翔。見上。隴右。見四九卷十三。節度等使。進

李晟進爵西平王

爵西平即鄯州王。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今陝西。目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

徐庭光軍長春宮。在西安府朝邑縣治西北以拒之。瑊等數戰

不利。時度支見四四卷九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

不許。瑊馬燧討李懷光。取晉今山西平陽府。慈今平陽府。隰今平陽府。

陽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

度使。綱冬十月。以竇文瑒王希遷俱宦者為監神策。上

六軍兵馬使。綱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目議者或

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

李泌知韓滉

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

為迎扈。戶。迎。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

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

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

臯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

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

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

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此朝廷大計

綱鑑易知錄 卷五四 唐德宗 十七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臯歸覲而諭之曰。卿父
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臯至。泚感
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
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淮南節度使。去年冬。李希烈陷汴州。拔襄邑。江淮大
震。少遊送款於希烈。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
洽時洽克汴州。希烈奔蔡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
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
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
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泚不惟安江

韓滉真大
臣之器

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
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問相繼。恩遇始深矣。**綱**馬燧取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
綱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綱**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綱**盧杞遇赦移吉州。今江西吉安府。
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今江西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
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
以杞為澧州。今湖廣岳州府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袁高諫復
用盧杞

赦懷光有五不可

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綱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目馬燧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見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見南遂圍宮城時連年旱蝗資糧置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見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

慈隰上見

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上

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

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見上北有回紇見四

末南有淮西即蔡州今河南汝寧府見上卷十五觀我疆弱必起窺覷

幸也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見上卷二十九又將士

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

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

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救諸道圍守

旬時彼必有內潰會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

馬燧平河
中

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綱六月，朱滔死，以劉忬烹為幽州見上卷節度使。綱秋七月，陝今河南府虢今河南府盧氏縣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綱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綱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

馬燧披襟
示信

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

李璿忠孝

解奉天圍見上卷也上以其子璿聲為監察御史
及懷光屯咸陽不進見上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
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
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不忍見君
也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左傳
其闕而臣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
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
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見上謂之曰朕所

以欲全懷光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
下未幸梁見上洋見上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
不敢受況招之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
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

致堂胡氏曰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
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肯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
既欲全之則宜預諂諂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
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
光必使璿勿死而死矣
璿亦可以不死矣

凡朔方將牛名俊斷短懷光首出降燧自辭行至是
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

淮西
歷賢諫討

邠今陝西西蒲河見上七矣。綱加馬燧兼侍中。綱赦懷
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且上問陸贄。今復有
何事當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
人。請乘勝討淮西。見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
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謂興元赦乃因窘急而言。
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
建中德宗年號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
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
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

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
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今叛帥革
面。易革卦。小人革面。謂面順於王化也。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
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
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
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
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不有人禍。
則有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

李晟以營妓惡張延賞

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經。軼。突也。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綱**以張延賞為左僕射。夜。**目**初李晟戍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致堂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際。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

李晟失而又失

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問。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宰相分判六曹

綱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目**造少與韓會。盧車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夔。舜臣名。見一卷二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見上。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六部也。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

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見三十四卷韓滉奏論

其過失罷之綱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

降以僊奇為節度使目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

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見十九上

節度使綱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

誠為雷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

致堂胡氏曰陳僊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

吳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殺

亂兆淮蔡之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綱吐蕃見十五上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見上綱九

置十六衛
上將軍

月置十六衛見四八上將軍書於是欲復府兵不果

宜復也目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見四二泌言

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見同領之農隙

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

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

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

仁軌見四五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

戍之役又牛仙客見四九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

誘戍卒使以所齎情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

李泌請復
府兵

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
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
年之末。張說見四十八卷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見二十四卷二
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曷使府兵之法不廢。
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
卒亦不能復也。綱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今陝西鳳
翔府敗之。目尚結贊。吐蕃之相。吐蕃俗不言姓。其官族皆稱尚結贊名也。敗走
謂其人口。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
上之入鳳翔。見上境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晟為
聲

今故

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綱冬十一月。韓

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目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

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憂之甚。會韓滉。見上運米三萬斛至陝。見上李泌奏

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娘去

醞酒。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見

五。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

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

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汴。汴州即大梁。今河

醉人為瑞

韓滉勸劉
玄佐入朝

度治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久未入朝滉與約為兄
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去聲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
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乃
遣去聲玄佐錢二十萬緡民錢也備行裝滉畱大梁三
日大出金帛賞勞去聲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
陳今開封府許今開封府節度使曲環俱入朝綱十二月
以韓滉兼度支見鹽鐵轉運等使綱李晟入朝綱工
部侍郎張曠都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見以女嫁幕
客幕府之客崔樞禮重之過於曠曠怒遂附於張延賞上

李晟表薦
張延賞
西平又失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開諫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
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去聲之腫悉遣子弟詣
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
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
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致堂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
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
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
日延賞讒間如初則曠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綱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綱李晟為
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

韓滉忠順

杯酒閒。則不復貯胃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綱**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綱**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綱**鎮海節度初治江南鎮江府。尋移治浙江杭州府。使同平章事韓滉卒。**綱**滉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滉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久在二浙。所辟舉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綱**三月。以李晟為太尉。**綱**初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

李晟竊慕魏徵

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朝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見上十九。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畱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見上十六。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相太宗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

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綱夏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

目崔齡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十五是以來耳。」公欲脩好，去固所願也。然渾瑊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許盟於平涼。

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

綱閏月，省州縣官。

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

綱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因書與者何自然，則其受侮也。

目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存以取之矣。

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垂也。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

唐縣故城在韓遊平涼縣境內。

環屯洛口。

實實云地名。

以爲瑊援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柳渾料吐番

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綱**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目**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介。日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今山西太原府河曲縣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介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綱**以李泌同平章事。**目**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為卿報。

李泌勸勿
害功臣

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近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

復所省州
縣官

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其平章見四三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綱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見五三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見同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問事誠為得體然北門謂河東為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綱復所省州縣官從李也請綱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綱募戍卒屯田京西綱張延賞卒綱八月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目初渾與

柳渾頭可
斷舌不可
禁

張延賞議事數朔異同。延賞使人謝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短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通繆蘊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綱幽郛告國故城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大長公主見十卷流李昇於嶺南見四二。自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煙入聲。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

李泌諫立
舒王

今江南王名誼德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汝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歎其祀乎？因嗚咽煙入聲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

李泌論貞
觀開元易
太子

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見五一
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
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
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請黃臺
瓜辭。見五一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太
年開元。玄宗年號皆易太子。一見四四卷十九何故不
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朝臣數十人詢之事
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
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

并廢舒王
而立皇孫

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
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
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
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
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幸賴陛下
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肅使楊素。見四十一許敬宗。
見四十五李林甫。見同上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
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諍如此
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

勿露此意
於左右
皆欲樹功
於舒王

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仰藥，飲藥也。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越如字。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李泌善處
人父子兄
弟之間

吐蕃城故
原州

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思。心。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華陽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綱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從李泌。泌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見五二。而屯之。書蠻夷之役，不書吐蕃城耳。
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行，反以胎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音元載見同上。楊
以深致惜之意也。註炎見上卷八。綱十二月大稔。詔和糴粟麥。目上畋於新店。見五一。入民趙光

趙光奇直言

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見卷七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如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折，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復除也。除免光奇家徭賦。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四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神威軍

綱戊辰四年春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綱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見卷二四曰神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綱六月，徵陽城為諫

李泌薦陽城

議大夫。法書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

城夏縣。今山西平陽府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質實云

所李泌薦之。綱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

鶻。魂入聲。見綱四二卷末。十一月。回鶻長壽天親可汗

一卷。以咸安公主歸之。

綱已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且李泌

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

其人耳。因從容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

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

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德宗年號之亂乎。上曰。建中之

亂。術士豫請城奉天。見五三卷九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

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竇參

通敏。可兼度支。見五一卷二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

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

果。隋直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

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

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所以造命。

鄴侯以賈
董自代

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致堂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賈董自代。豈故擇不如己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綱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綱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賈參惡之也。

陸贄乃天
民

致堂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音長源李乃天民矣。註泌字。

綱壬申八年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賈參

為柳州別駕。賈參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

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

喜鵲

陸贄論臺省長官舉屬吏

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綱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聲。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

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武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輔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

致堂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辨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綱平盧。見五三。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畱後。綱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目

陸贄諫用
裴延齡

裴延齡兼
是四惡

陸贄再失

天下四十
餘州大水

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見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致堂胡氏曰：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如伎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說，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姦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遏。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音姦剝俱贊，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註音姦剝俱

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目溺死者三萬餘人。綱八月

遣使宣撫諸道。

書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

秦穆救饑

少，即議漫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詬訾。持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見上卷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舍垢，宵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僖公十年，晉饑，惠公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敬與真涉
泗之徒

致堂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入負我之
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
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
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
知命之事也敬與之敬與陸
學其真涉泗之徒歟

綱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時關輔屢豐江淮水潦陸

贊請難運米以濟江淮和糴以足邊備詔行其策邊備浸充綱冬十一月貶姜公

輔為吉州今江西吉安府別駕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

求遷贄密語去之曰聞實相寶奏擬上有怒公之言

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

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

初拾茶

綱癸酉九年春正月初稅茶書初何謹始也德宗

作備害民之事層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

故作兩稅法書始行開架陌錢書初立稅茶法書初

皆罪其始也綱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佔其值

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

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民未嘗以

救水旱也綱三月貶寶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綱初

寶參惡李巽出為常州今江南常州府刺史及參貶見上汴

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劉士寧遣去參絹五十匹巽奏參

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見五三

陸贄諫殺
寶參

綱益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德宗

六

陸贄以直
報怨

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見五三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闢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今安南國久安府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賈申杖殺。

致堂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賈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德。以直報怨。怨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永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註南。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得爲直乎。註平。施謂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也。

夏五月。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

宰相迭秉
筆

事綱。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

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肅宗至德元載。令宰相分直政事。秉筆承旨。旬日而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驥驥與駕
駘並駕
置欠負耗
贍染練等

遂昌尹氏曰。宰相須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駘逐而與駕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尚不可以得行其志乎。此君子所以不爲德宗惜而爲陸贄惜也。
綱。置欠負耗。贍染練等。勝。剩。本。染練庫。從戶部侍郎裴延齡之謀也。綱。

唐德宗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見上卷忠武王李晟卒

致堂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綱甲戌十年夏六月昭義見上卷節度使李抱真卒

以都虞候王延貴為**綱**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客**目**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

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

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

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悛甄明也恕以勉其

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

誰不增脩如其貶黜便謂姦兇恆處防閑長從擯棄

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入之情窮

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於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

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

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慈庸黜

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

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其同之趣。是由於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上欲脩神龍寺。裴延齡奏同州今陝西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年號。聞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

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紳。紳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贊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贊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諍之。所親或規其大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贊於上。趙憬密以贊所譏。

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爲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贊爲太子賓客。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錡黨於陸贄。會早。延齡奏言贊等

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見上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

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

宮。貶贊爲忠州見一二三別駕。充滂錡皆爲諸州長史。

韓愈諍臣論

陽城等守
延英門上
疏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卽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聲去守延英殿名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聲去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

張萬福名
重天下
陽城欲壞
白麻

陽城有待
而為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
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唐制封王拜相相壞怪之慟
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上延齡過惡欲密
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
解疏八上以為妄不之省

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
者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
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
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
世猶責之無已其不
成人之美亦甚哉

鄭綱諫官
官降麻

綱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因坐言裴延齡故也
綱八月司徒侍中北平今直隸莊武王馬燧卒
綱丙子十二年夏六月以竇文場唱霍僊鳴為護軍
中尉因初上置六統軍視也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
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
學士鄭綱因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陞
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
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
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官

也朕得卿言方寤耳。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目初

上以奉天。見五三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

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謂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宛轉設法所致。

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

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江西節度使。在江

西。治江西。南昌府。有月進。韋臯。西川節度使。在西川。治四川。成都府。有日

進。其後常州。見上。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治浙江。紹興府。

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欽。見五三判官嚴綬。掌

畱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見上進

稅外方圓

月進日進

奉自綬始。綱秋八月。趙憬卒。綱九月。裴延齡卒。目中

外相賀。上獨悼惜之。綱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

章事。目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綱十一月。以韋

渠牟為諫議大夫。目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

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

所取信者裴延齡。禮部尚書李齊運。司農卿李賀。翰

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目先是

宮中市外閒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祿。祿連年也。

宮市
自望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德宗

十三

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白畫街市之中。左右望。故稱。數百

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情尺寸裂而給之。

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

今江南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

徐州蘇弁。便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

著。見二十四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

皆不聽。綱以姚南仲為義成。治直隸大名府滑縣節度使

戊寅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

事。綱九月。以于頔狄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綱

吳少誠。見上卷叛。侵壽州。今江南鳳陽府壽州綱貶陽城為道

州刺史。目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

州。今廣東廣州府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城

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朔加請讓。城自署

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

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

辭去。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乃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綱已卯十五年秋八月。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

進兵討之。綱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王

陽城治民
如治家
撫字心勞
徵科政拙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德宗

十三

渾瑊卒。諡忠武。

綱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淮西

節度招討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綱夏四月姚南仲

入朝。綱義成見上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

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

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

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

盈珍輩何可勝井數上雖使羊杜羊祜杜預見復生

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

盈珍仍使掌機密綱五月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

史。綱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見上因討淮西大募戰士

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今河南

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去之流端州今廣東肇慶府頔復奏

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見上長史又怒判官薛

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畱為判官上一

一從之綱徐見上泗今江南鳳陽府濠濠州即鳳陽府節度使張

建封卒綱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綱張愔建封子表求

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今江南揚州府節度使杜佑兼徐泗

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
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爲節度使
綱以李藩爲祕書郎目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
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上見李藩曰僕射疾
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爲不速去當奏之兼
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
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
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名藩詣長安望見其
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即除祕書郎綱秋七

杜佑素重
李藩

李藩儀度
安雅

月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實實云未詳處所全義大敗走

保陳州

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綱九月

貶鄭餘慶爲郴州

見九司卷四

馬目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

不

素善頔所奏事餘慶

多勸上從之上以爲朋比貶之綱以齊抗同平章事

綱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綱癸未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自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罷冬十月崔損卒十

二月以高郢鄭珣同平章事綱貶韓愈爲陽山

今

東廣州府

陽山縣

令目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

綱

卷五十五

唐德宗

十五

韓愈諫徵
稅坐毀

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至壞。怪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監察御史韓愈言京
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綱甲申二十年秋九月。太子有疾。法書太子疾不書此
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也而未聞有處
焉是故間有事不書即書帝崩所以甚危之也
初翰林待詔見四九王伾王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
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
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見上事曰。寡人方欲極
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曰。謂叔文謂

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
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
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
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
淳呂溫。李景儉。韓曄。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
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
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在位八月傳位太子自稱
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歲。帝不幸瘖。

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亦足為賢矣

綱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

泣悲歎由是得疾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

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

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祝心必不得已

猶應立廣陵王下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

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

師粗安明日即位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忠言

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

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於忠言稱

詔行下外初無知者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

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綱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目伾寢

陋貌醜也吳語伾浙江杭州人故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

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

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

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

自得。以爲伊周管葛。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復出也。榮辱進退。

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綱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目
先是鹽鐵月進羨

餘經入益少五坊。鵬坊。鵲坊。鷦坊。鷹坊。狗坊。小兒。

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

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

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卽位首

禁之。綱以王伾爲翰林學士。綱追陸贄陽城赴京師。

五坊小兒

量移

未至卒。法書惜之也。何。目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

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移徙也。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

量徙近地。追陸贄。見上。陽城。見上。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

詔而卒。贊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寧波府長史。

及貶吉甫徙刺忠州。費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同欣

然以宰相禮事之。贊遂與深交。吉甫栖筠。見二五二卷二二之

子也。西川見上十一。節度使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綱以杜佑爲度支見上等使。王叔文爲副使。目先是

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

陸季深交

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丙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綱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固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綱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今江南揚州府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以應也之。乃立淳。

王叔文獨有憂色

杜黃裳怒韋執誼

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陸淳有功於春秋

賈鄭病不視事

致堂胡氏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
之冠一何悖哉蓋窮經之旨而不歸之必不
明索義而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
不得理則心也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
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
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
惟淳學不治心不音陸淳字伯冲為春秋師
自正是問知所對耳註事趙匡啖助盡傳二家
之學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私諡
日文通先生八司馬劉禹錫程并陳諫柳宗元
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者叔
文者叔文敗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文也夏六月韋臯表

請太子監國書表請太子監國多矣不書此書何

者臯以西川遠鎮獨表請焉唐臣皆黨叔文無能言
之不危韋臯力也特書予之

韋臯上太子箋

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
春宮即東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庵天子居喪之次不言

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墮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

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

南今湖廣裴均河東今山西嚴綬貞元十六年綬為

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綱秋七月太子監國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

珣瑜高郢罷綱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

王伾為開州

今四川夔州府開縣

司馬叔文為渝州

今四川重慶府

司

戶。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綱太子即位。

憲宗

初即位。昇平

見卷五十八公主獻女。上曰。上皇不受獻。

憲宗却獻

所寶惟賢

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

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

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綱南康

今江西南安府南康縣忠武王

韋臯卒。

綱藩鎮卒。書其節度使。恆也。此其不書西川

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鎮比。

綱以袁滋為西

川節度使。

綱西川

見上節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

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綱朗

州。今湖廣江。漲。障。水。州。常德府。江。漲。泛。溢。也。水。州。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

平章事。綱始令史官撰日曆。日從監脩國史韋執誼

之請也。書志。時相之姦也。日曆云者。猶起草云爾。而

書撰時政。記此書撰日曆。同音。時政。記見四。綱貶韓

轍也。日曆之名。始見於此。註六卷二八。綱貶韓

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

卒。綱葬崇陵。

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綱貶韋執誼為崖州

今廣東

府司戶。綱貶袁滋為吉州

見上刺史。綱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順宗

二

朗州江漲

節鉞。朝廷不許。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

綱朗

州。今湖廣江。漲。障。水。州。常德府。江。漲。泛。溢。也。水。州。流。萬。餘。家。綱以鄭餘慶同

平章事。綱始令史官撰日曆。日從監脩國史韋執誼

之請也。書志。時相之姦也。日曆云者。猶起草云爾。而

書撰時政。記此書撰日曆。同音。時政。記見四。綱貶韓

轍也。日曆之名。始見於此。註六卷二八。綱貶韓

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

卒。綱葬崇陵。

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綱貶韋執誼為崖州

今廣東

府司戶。綱貶袁滋為吉州

見上刺史。綱劉闢不受徵

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之。綱以武元衡

日曆之名始此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順宗

二

為御史中丞。○**綱**時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為諸

州司馬。**法書**再貶多矣，未有書再。○**綱**十二月，以劉闢為

西川節度副使，韋丹為東川節度使。○**綱**上以初即

位，力未能討劉闢，故因而授之。諫議大夫韋丹上疏

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

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綱**以

鄭綱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初名淳**，更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

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是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

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綱**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綱**劉

闢反，命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綱**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西川、東川、漢川。**○**綱**

府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即東川。**○**綱**推官林蘓力諫

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朝，○**綱**

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綱**比之曰：豎子當斬，即斬。

我頸豈汝

我頸豈汝。○**綱**紙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

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今四川成都府。**○**綱**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憲宗

二二

杜黃裳料
劉闢易取

杜黃裳薦
高崇文

高崇文軍
法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撞也。昔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崇文屯長武城，實實云未詳處所。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者，客舍也。折人筋。作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

杜黃裳請
裁制藩鎮

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苟安也。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河南河北。皆黃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

衡石程書

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衡石日夜有程期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卷二十八不滿不得休息卷十四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見節度副使見草丹至漢中見

策試制舉之士

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見綴拙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綱策試制舉之士綱於

是元稹軫獨孤郁白居易蕭俛勉沈傳師出焉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求必英小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扶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親俾之才不困於簞揭注音簞揚淘汰見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註四二卷十四

綱以李巽為度支見上鹽鐵轉運使綱杜佑請解鹽

鐵舉巽自代自劉晏見五三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五 唐憲宗

二十四

元稹請納諫

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
加一百八十萬緡見同上綱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
遺目稹上疏曰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
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黨小人亦
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
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言結口不出也
易坤卦四爻括囊无咎无譽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
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
事諫太宗厚賞之見四十一卷三十一故當時言事者惟忠不深

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
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
見而況疎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百官以復
正牙同衙正殿也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任
文王休王叔文為戒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綱鄭餘慶罷尊太上皇后為皇太
后綱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連戰皆捷綱
秋七月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金甌山綱八月平盧見上節度
使李師古卒目師古薨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

高崇文平蜀

母弟師道以為帥。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服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綱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目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河東今山西太原府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在成都府漢州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見上卷崇文使高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同輜音咸上聲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

高崇文不獻二妾

妻上聲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見上故事。從容指擣。揮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汝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曰。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綱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尖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謂之室者。以其書也。於是徵渤不至。不書不至。何譏。渤下各有石室也。法也。以帝為可與言。數不當不至。不綱監易知錄

至矣。是不可言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為拾遺。其意微矣。臣也。偕來置寺處之。

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以吐突承璀為左神策

中尉。綱。回。鵠。見。同。人。貢。法。書。夷。狄。人。貢。不。悉。書。此。也。於是置寺處之。憲宗崇信異端。始此。

憲宗崇信異端始此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綱。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

度使。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綱。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綱。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

相位。綱。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綱。吉甫謂中書

舍人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五十年。一旦蒙恩

李吉甫以進賢報德

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

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

吉甫高致

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綱。夏四月。李錡奇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

夏

去年三月夏綏雷後楊惠琳拒命討斬之。蜀夏今陝西寧夏衛綏今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劉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

見上卷

使李錡不自安

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

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

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雷後王澹大

將趙琦使人殺所部五州刺史制削錡官爵屬籍遣

淮南

治江南揚州府

節度使王鐸

譯

統諸道兵以討之綱以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

見五二卷節度

使綱高崇文在蜀替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

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

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綱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

錡送京師斬之綱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

裴垕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

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

治杭州府

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

歎從之綱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綱居易作樂府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綱李吉

甫上元和國計簿

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

水旱所傷非時法書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調發不在此數

綱監易甲錄

卷五十五

唐憲宗

二八

白居易作
樂府規諷

李吉甫上
元和國計
簿

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
善也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綱戊子三年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目牛僧孺皇甫湜殖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

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
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

涯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巴

州今四川保寧府巴州刺史涯虢州見上卷司馬於陵嶺南見

唐末黨禍
始此

卷三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去聲各從辟於藩府法書
唐末黨禍起於此綱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目均素

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

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肅宗朝為右僕射位在此均

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幸者坦尋改右庶

子綱秋七月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目坦到官值歲

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見五三穀少仰食

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

旅輻輳民賴以生綱以裴均同平章事目上雖以李

吉甫故罷均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

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

盧坦不抑
米價

裴垪不私故人
裴垪賞言
事諫官

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垪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垪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垪厚遇之。其人乘閒閑。乘。求。空。閒。處。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去。聲。此官。垪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綱**已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綱**宜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綱**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綱**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

裴垪薦李藩

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致堂胡氏曰。裴垪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垪何以能爾。觀垪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垪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綱三月成德軍名治直。節度使王士真武俊子。卒。**綱**子

承宗自為畱後。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三鎮相承。各置副大

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綱**閏月立鄧見上。十四。

王寧為皇太子。**綱**夏四月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

軍。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軍名治山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綱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

侈，貶臨賀。

今廣西平樂府賀縣。

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

見九卷十

尉徐晦獨至藍田。

今西安府藍田縣。

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

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

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

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

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綱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

見五三卷十九

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名治德州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綱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
爲招討處置等使。綱十一月。彰義卽淮西節度使吳少
誠卒。目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
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事。少誠
死。少陽遂自爲雷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491